

[日]齊藤孝治 著

闪光的生涯

聂耳

庄 丽 译



上海音乐出版社



〔日〕齊藤孝治 著

闪光的生涯

聂耳

庄 丽 译



上海音乐出版社

1726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聂耳:闪光的生涯/(日)齐藤孝治著;庄丽译. -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2

ISBN 7-80667-244-3

I. 聂… II. ①齐… ②庄… III. 聂耳(1912~1935) - 生平事迹
IV.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0421 号

责任编辑:胡晓耕

封面设计:陆震伟

聂耳——闪光的生涯

[日] 齐藤孝治 著 庄丽 译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i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209,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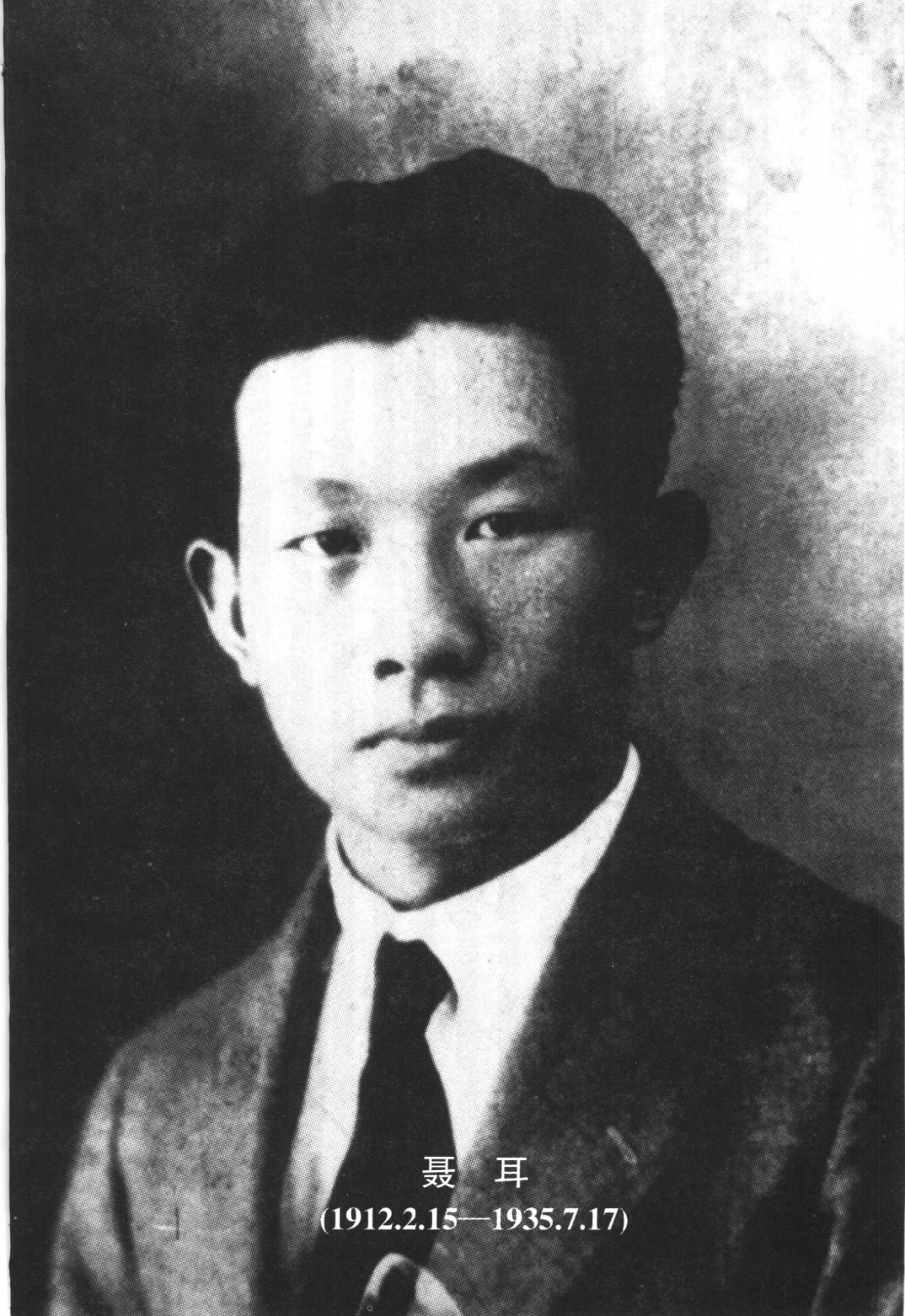
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册

ISBN 7-80667-244-3/K·1 定价:1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3246280



聂耳

(1912.2.15—1935.7.17)

引子

一张发黄的照片

在我的旧照相簿里有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四位穿西装的青年站在河畔，他们簇拥着蹲在前排的一位女士，从这位女士极其自然的笑容可以看出这五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照片的右下角写有“一九三五、四、二八东京、隅田公园”的字样，照片的下方有一个用中文写的注：“聂耳（左）在日本与张鹤（天虚）等人的合影”。

聂耳，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云南省昆明人。在这张照片拍后不到三个月的七月十七日，这位前途无量的优秀青年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岸引地川出海口附近游泳时，不幸遇难，年仅二十四岁。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九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当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实藤惠秀教授那里得到了这张照片。（参见本书第217页《日语老师渡部玳》一节篇末照片）

那年郭沫若先生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来日本访问，在参观了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所之后，十二月八日他们一行来到早稻田大

学参加已故教授大山郁夫的和平葬。当年六月大山教授作为日本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归国途中他顺道访问了当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中国。他与郭沫若也是老朋友。十一月三十日大山教授不幸因脑血栓而去世，给他七十五年的生涯打上了句号。

在放满白色菊花和插满红旗的大隈讲堂里，郭沫若吊唁了大山教授，之后他在共通讲堂作了将近两个小时的题为《日中文化交流》的演讲。讲演中，他不时拦住担任翻译的女士，以流利的日语，极富幽默地侃侃而谈。他从奈良时代作为遣唐使被派往长安留学，学成后虽然思念家乡但却听凭命运的安排留在长安五十三年，直到成为异国他乡的一抔泥土的阿倍仲麻吕（中国名：晁衡）的故事讲起，随后又讲到中国近代文学之父鲁迅先生的一些往事。他说鲁迅虽然对日本侵略中国非常愤怒，但是对他在仙台学医时期的日本恩师却毕生怀着敬爱之心。郭沫若声音洪亮，完全不像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讲堂走廊上都站满了学生，大家被他的演讲深深地打动。

演讲结束后学生们为郭沫若合唱了校歌《都的西北》，郭沫若连声用日语表示感谢。在学生们热烈的掌声中他离开了讲堂。

在郭沫若离开之后，实藤教授对大家说：“郭先生当年为了学医而来日本留学，他从旧制的第六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九州帝国大学的医学部。但后来郭先生认识到鸦片战争以后，医治一直受外强侵略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心灵创伤比医治身体的创伤更为重要，于是他决定弃医从文。这一点和鲁迅完全相同。”接着他又讲到：“因为郭先生有了学医的经历，因此他大力提倡文章的横向书写，并且身体力行。由于他的影响，中国的宪法也采用了横向书写的形式。”

那年春季我刚刚考入早稻田大学，以我当时的那些知识和理解程度，对于郭沫若的详细情况以及当时展开在他身后的整个日

中关系的历史背景的了解和认识都还非常肤浅,因此我首先想知道郭沫若留日时期的经历。我来到三号馆实藤教授的研究室,我问老师:“不知道郭先生在日本都出版了哪些书?此外我还想了解他创作活动以外的情况,郭先生留在日本的妻儿后来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实藤教授缓缓地回答说:“在日本,不要说原作了,就是日译本都很难找啊。如果你需要日译本的话,可以去找当时登载在月刊上的作品。比如,《改造》一九三五年五月号上有一篇题为《武昌城下》的小说。至于郭先生家人的情况,原来一直住在千叶县的市川市,中国解放后听说都去了中国。”

稍停了一下,老师从身旁的书架上取出一份大开面的印刷刊物,封面上的标题是《聂耳纪念集》。他对我说:“这本纪念集是聂耳不幸在藤泽溺死后他的朋友们为纪念他而印制的。整个制作过程中,以张天虚为中心,众人齐心协力,以最快的速度做成了这本纪念集。张天虚是聂耳的生前好友并且是同乡,聂耳的骨灰是由他送回中国去的。为了出版纪念集,张天虚还去过郭先生在市川的家。因为这个缘故,郭先生在纪念集中也发表了纪念的文章。”

最近我了解到郭沫若的那篇文章原来就是他发表在十月三十一日《日华日报》上题为《悼聂耳》的一首诗。诗中由聂耳之死联想到在地中海溺死的英国年轻抒情诗人雪莱之死,他责问海神:“问海神你如何不淑”,整首诗强烈地表达了郭沫若的感情。

那时候我思念生我养我的中国,关心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因此经常在晚上收听北京广播电台的播音。当时我住在面影桥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一幢便宜的小楼里,为了不影响邻室人的休息,我总是把收音机放在被窝里,耳朵贴着收音机,一边调节音量一边收听广播。“这里是北京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宣布广播开始的时候,和播音员的声音同时响起的是那雄壮、充满了鼓舞力量的旋律,我早就知道这是由聂耳作的曲。

“聂耳、聂耳”,从实藤教授嘴里不断蹦出的这个字眼让我兴

奋得两眼发亮、脸颊涨得通红。

“看来你对聂耳有兴趣啊。”老师一边说一边将一个棕色信封打开，从里面取出前面所讲到的那张照片，他将这张照片送给了我。

但是当时的我对于这张照片，除了聂耳，其他四个人是谁我根本无法判断，而且对这五个人之间的关系更是无从了解。因此，除了把照片小心地贴在照相簿里之外别无他法。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却潜藏着一个不知能否实现的愿望：有朝一日能把这一切都弄清楚了该多好啊。再说，我也很想知道蹲在前排的那位女士是谁。

但是当我从早稻田大学毕业成为新闻记者后，每天为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再去考虑聂耳和那张照片的事情。于是我只能把它们都放进“潘多拉的盒子”里封存了起来。只是每当看到电视或报纸上出现有关聂耳的报道，哪怕是一些微小的事情，在我的心里都会对这些曾与聂耳有过交往的人们产生一种轻轻的羡慕和妒嫉。

一九九五年的秋天，我终于从这种无可奈何的自我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从实藤教授给我那张照片起又经历了将近整整四十年的岁月，相纸发黄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站在聂耳墓前

聂耳的故乡中国云南省省会昆明市。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七日上午九时许，我从下榻的宾馆坐车前往昆明西山，同行的还有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和他的小女儿、在昆明市盘龙区当小学教师的聂蕙华。

这一天是聂耳逝世六十一年周年的忌日，我去西山的主要目的是去参拜聂耳的墓，同时顺便请聂叙伦做向导，去看看西山上当年聂耳经常踏足的那些地方。因为聂叙伦已是八十六岁的高龄，

而且还有心脏病,他不得不随时携带甘油三硝酸脂作为急救药物。聂蕙华跟我们一起去的目的之一就是照顾她父亲。聂叙伦的妻子因脑溢血引起中风,此时正在家中疗养。但是聂叙伦对于我的采访没有显出半点为难的样子。几天来,从早到晚,他每天都来到宾馆,将他所知道的聂耳的往事逐一地告诉我。如果遇到一时不能肯定的细节,他回家后立刻进行核实,第二天再次详细地向我说明。聂叙伦是那样的善良和热心,是他促成了我的这次西山之行。

西山位于昆明的西面,离市中心大约二十六公里,是有名的风景名胜地。被称为碧鸡山的主峰高二千五百米,以碧鸡山为中心,周围山峰起伏,层峦叠嶂。山上挺立着一排排高大的古柏古松,山顶处有些地方还露出了石灰岩的地层。在西山东面的山脚处,南北向横卧着面积约为三百四十平方公里被称为滇池的昆明湖。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的面积是六百七十五平方公里,滇池相当于琵琶湖一半的大小。

出了昆明市区,汽车驶上了高速公路。顶着满天随时都可能泼下雨点来的乌云,车向着西面疾驶而去。坐在车上,我想起了一九三〇年七月,当时十八岁的聂耳为反对军阀政府而险遭逮捕,为了虎口脱险,他先坐火车途经越南的西贡,然后在海防换乘轮船经香港到达上海。从到达上海那一刻起,聂耳开始了他那波澜万丈的人生,但却再也没有能够重新踏上这块故乡的土地。

不久,车子左拐驶入了盘山公路。路是用水泥铺的,但路面很窄,每当迎面驶来的车子与我们的车相对而过时,都让人觉得胆战心惊。路的两边是层层林立的有相当年轮的松柏,树林把阳光遮挡得严严实实。看来,昏暗的感觉并非只是因为有乌云的缘故。

忽然感觉窗外一下子明亮了起来,四周变得开阔了,原来车子到了靠近山顶的一个广场。因为聂耳的墓就在右边的一个很陡的斜坡上,我们就在那里下了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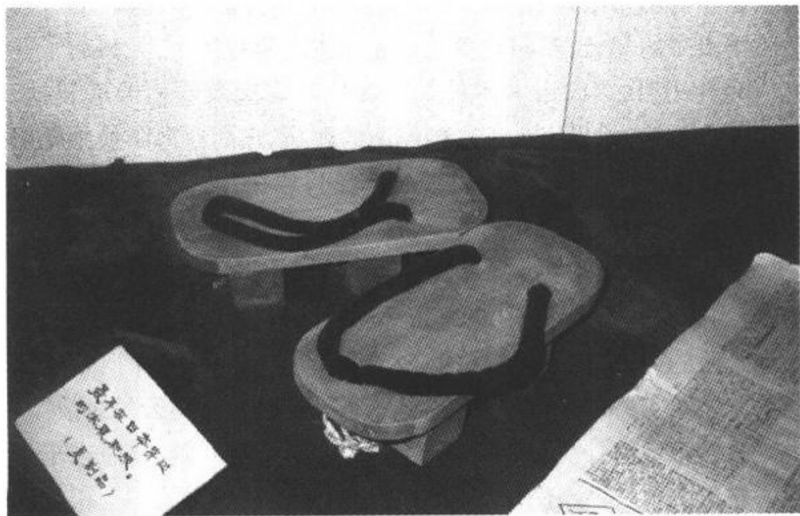
登上二十四级用石头垒起的阶梯后,迎面就是聂耳的墓。墓前有一座用云南特产大理石建造的三米高的聂耳立像,墓碑被做成小提琴的形状。墓旁,还有体现《义勇军进行曲》意境的抗日战士的浮雕以及《义勇军进行曲》作词者田汉所撰写的碑文: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蕊落几吞声。高歌共待鹭天地,小别何期别死生。

乡国祇今遭巨浸,边疆次第怀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聂耳的塑像前有七排花坛,表示组成音乐的七个音符。花坛里面栽种着云南到处可见的杜鹃。这些灌木被精心地修剪过,长得郁郁葱葱。花坛之间还放着十来盆云南特有的山茶花,开着可爱的红色花朵。

此刻,我将事先准备好的二十四朵白菊花摆在花坛的前面,然后低头合掌。之所以是二十四朵菊花,那是因为聂耳在藤泽遇难时年仅二十四岁。石阶被设计成二十四级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昆明聂耳纪念馆内所展示的聂耳曾经穿过的日本木拖鞋(复制品)。

忽然,《义勇军进行曲》那熟悉的旋律在墓地四周轻轻地回响起来。以前,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运动员夺冠时,伴随着升旗仪式,我们总能听到这个旋律。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觉得此刻所听到的,在感觉上和以往不太一样。此时此刻的旋律显得更为庄重,更能打动人心。我想产生这样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我千里迢迢从日本赶来,现在不是做梦而是真的终于站在了聂耳墓前的缘故。这一天对我来说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墓的左侧有一幢小小的平房,叫做“聂耳之家”,是一个纪念馆,里面展示着聂耳的各种照片和遗物。最吸引我目光的是聂耳住在东京时爱用的单和服以及木屐。虽然都是复制品,但却做得很逼真:和服上有皱褶,木屐上的厚布带子也是皱巴巴的。使用这些东西,对聂耳来说一定是很新鲜的体验,同时这也证明了他想努力适应异国文化的决心。

风雨中的《马赛曲》

看到我惊讶的表情,聂叙伦说道:“入乡随俗嘛。”

放在木屐旁边的,是那本四十一年前在实藤教授那儿看到过的《聂耳纪念集》。纪念集被翻开展示着,那些纸张都已变成淡咖啡色,使人强烈地感觉到那一段岁月的悠长。如果实藤教授还在世的话,该多好啊,我可以将这一切都告诉他。可惜,在日中恢复邦交后的一九八五年一月老师就因病去世了。

聂耳的墓和“聂耳之家”由昆明市政府负责管理,一位三十四岁的负责人向我解释道:“因为聂耳是我们云南的骄傲啊。”

凭吊完聂耳墓之后,我们一行走下石阶,来到广场上。那天是星期五,广场上人来车往,很是热闹。从一群群游人的脸上可以看到他们轻松和明快的表情。改革开放,虽然带来了一些物质万能、金钱至上的弊病,但从整体来看,应该说还是进行得很顺利。我还

看到,在这个远离北京、上海的西南城市,改革开放的政策也已经稳步地在这里扎根。

西山上还有元、明、清等朝代建造的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等古刹,是昆明有名的观光胜地。

当我们走到广场的一端,看到四个工人正在建造一所亭子,末端向上翘起的两层屋顶上已经铺上了黄色的瓦片,看上去已造得差不多了。

我问聂叙伦:“这就是以前您同聂耳常来的那个亭子吗?”

他点头道:“是的。不过,以前可没有这么大,而且位置好像也应该再靠前一点。”

关于这个亭子,聂叙伦告诉我一段关于聂耳的往事。

聂耳离家去上海的前一天,为了留作纪念,兄弟俩一清早就去了西山,聂耳还带上了小提琴。带琴上山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和市内的翠湖公园、圆通寺一样,西山也是他练琴的好场所。不过,那一天是聂耳即将与平时极为关心爱护他的哥哥别离,在这样的时刻,我想他心里一定是想给哥哥再拉几个留作纪念的曲子吧。

讲到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的事,兄弟两人不禁难过起来。过了一会儿,聂耳说他想拉琴。此刻,亭子外面正风雨大作,因此哥哥想劝阻。但是聂耳坚持说风雨声和着小提琴的音色一定会使音乐变得更美。他拉了舒曼的《最后的玫瑰》、《梦幻曲》,还拉了中国传统的民间乐曲《苏武牧羊》和法国国歌《马赛曲》。可以想象,当时小提琴柔韧的音色与强劲的风雨声和在一起,一定形成了一种极为美妙的和谐。

哥哥喃喃地说道:“如果中国也有人能够谱写出像《马赛曲》这样的歌曲,该有多好。”聂耳听了,回答得很干脆:“中国肯定会有这样的人的。”

从那时起虽然经历了六十八年的岁月,但是聂叙伦对当时的

情形依然记忆犹新,可见当时那一幕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不知什么时候天空早已云开雾散,夏日的阳光透过云层的缝隙热热地照射下来。当我们走到广场的尽头,映入眼帘的是那一片宽阔的昆明湖。放眼望去,阳光下的湖面波光粼粼,星星点点的渔船和游览船漂荡在湖面,显得是那样的渺小。眼前的景色就仿佛是一幅巨大的风景画。

从广场出来,顺着小路往下走一小段距离,就到了在路左边的华亭寺。和日本的寺院一样,这里也收门票。聂蕙华给我付了钱。在“聂耳之家”参观时她已为我买了聂耳作品的录音带,因此我觉得很过意不去。

我问她:“门票是多少钱?”她笑嘻嘻地打手势要我别说话。后来才明白,外国人的门票要比中国人的贵得多。

华亭寺由元朝名为玄峰的禅宗高僧所建,在明、清时遇战火被毁。一九二〇年一位名叫虚云的禅僧重建了现在的华亭寺。寺内安放着释迦牟尼和五百罗汉的塑像。华亭寺不仅是佛教艺术的代表,如今还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释迦牟尼像尤其受到特别虔诚的崇拜。信男信女们跪在像前低头祈求菩萨的保佑,我惊讶地发现有很多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聂耳的二哥聂子明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九岁。他的骨灰就葬在寺内的海慧塔中。聂叙伦在寺内边走边回忆往事,他说聂耳小时候由母亲带着也经常来寺内玩。

我们坐上车准备到昆明湖的游船码头去看看。此刻的我只是想尽快到湖边去亲手摸一摸湖水、闻一闻昆明湖那清新的气息。

不一会儿,我发现车正贴着昆明湖在西山的山脚下行驶。公路的右边是陡峭的山壁,左边就是碧波荡漾的昆明湖。我们很快就到了湖堤的入口处。这儿原是摆渡口,因为湖堤和码头本身需要扩大,同时又正在把来往于山脚和山顶之间的缆车路线延长至

游船码头，所以码头已被临时关闭。堤上坑坑洼洼，到处积着水，显得一片泥泞。车子溅着泥水从堤上驶过，来到码头前的广场上。我们从车上下来，聂叙伦看着湖堤，说道：“以前和聂耳一起来的时候，这堤要比现在窄得多，都担心脚底一滑就会掉到水里去。”

这湖堤也是留下聂耳和他初恋情人袁春晖之间美好回忆的地方。他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每次和袁春晖去西山游玩的途中，总要路过这里。我抬头向西山望去，只见山的东侧很少有大的松柏，很大一部分山坡都露出了深褐色的岩石。再往上看，陡峭的山顶上有一座好像是寺庙的建筑，沿着悬崖峭壁又有人工凿成的石阶和石室。从下面看上去，那些建筑小得简直就像是盆景中的小摆设。那寺庙是三清阁，它最初是元朝时候为接待前来



本书作者齐藤孝治（左三）与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左四）及其家人的合影，摄于1998年6月昆明聂叙伦家。

避暑的官员们而建造的接待站，到了明朝被改建成道教的寺庙。悬崖峭壁上的石阶和石室被称为龙门，石室里面有三国时代的武将关羽的石像，还有昂首疾驰的战马的浮雕，这也是西山有名的景点。

当我把视线移向右侧时，我看到走在东面陡坡那两条石板路上的游人小得犹如蚂蚁一般。他们是去参拜聂耳的墓还是去参观华亭寺、三清阁和龙门？我出神地看着这些人类巧夺天工的杰作，一时间感慨万千。

不知什么时候聂叙伦站在了我的身边，他也正用同样的目光眺望着西山。

目 录

引子	1
一张发黄的照片	1
站在聂耳墓前	4
风雨中的《马赛曲》	7

第一章 故乡昆明

1. 做中医的父亲	1
2. 搬家丧父	7
3. 从昆明师范附小转学到求实小学	12
4. 峨山之行——母亲的秘密	16
5. 拜木工师傅学吹笛	21
6. 卖春联挣学费	22
7. 第一张奖状	24
8. 遇恩师相助	25
9. 为五卅惨案后援会募款	27
10. 迷上洞经音乐	30
11. 和小提琴结缘	31
12. 青春之歌	32
13. 在动荡严峻的社会里成长	37
14. 参加国民革命军	45
15. 重返校园	55

16. 暴风雨中的青春·····	60
17. 初恋的迷茫·····	65
18. 只身出走上海·····	68

第二章 初到上海

19. 云丰申庄的新伙计·····	79
20. 在上海租界·····	82
21. 给母亲汇钱·····	85
22. 公司倒闭·····	88
23. 考入联华歌舞学校·····	90
24. 群英荟萃“梁山泊”·····	95
25. 第一次南京公演·····	99
26. 临时充当第一小提琴手·····	101
27. 九·一八事变余波·····	106
28. 拜师学琴·····	108
29. 初识蔡楚生·····	112
30. 经历一·二八事变·····	115
31. 明月歌剧社独立·····	120
32. 南京、武汉公演·····	123
33. 决裂·····	129
34. 离沪北上·····	135

第三章 赴考北京

35. 落脚云南会馆·····	137
36. 同乡友情·····	141
37. 大学梦·····	143
38. 考试落第·····	147
39. 参加抗日活动·····	148